

【哲学研究】

老子生命观的形上学追问

付粉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生命问题是老子哲学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生命问题的形上学思考是老子哲学的起点。老子认为“道”是生命的源头、生命活动的法则和生命追求的理想境界。“德”是连接宇宙大“道”与生命现实化的逻辑中介, 是“道”的实体化和具体化。尊道贵德作为生命的基本价值取向,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哲学; 老子; 道; 德; 生命; 自然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6)02-0061-05

Metaphysical exploration on Laozi's view of life

FU Fen-ge

(Institut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life problem is a core problem of Laozi's philosophy, so metaphysical thinking on life is the logic start of Laozi's philosophy. Laozi considers Tao as the origin of life, and as the rules of life activity and the perfect state of existence of life. De is the bridge linking Tao with all things, that make Tao become embodiment. As the basic valuable tendency of life, respecting Tao and cherishing De have many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Key words: philosophy; Laozi; Tao; De; life; nature

0 引言

中国传统哲学是安身立命的生命学说。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 更是以如何实现生命的安顿为理论和实践之旨归。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讲到中西文化差异时曾明确指出, “中国文化之开端, 哲学观念之呈现, 着眼点在生命, 故中国文化关心的是生命, 而西方文化的重点, 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1]。儒道两家之区别在于儒家要将身安于社会, 在道德人格中立命。而道家则安身于自然宇宙, 将个体生命融于宇宙的大生命中, 追求人与自然, 生命与大道的合一。

中国道家以“道”为视角, 至于生命问题的探讨和解决, 围绕生命问题展开哲学的形上学思考, 建构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理论。先秦道家特别是老子

的生命观更是独树一帜。

1 作为生命根据的道

“道”在道家哲学体系中既是一个基石性概念, 又是一个核心性范畴, 整个道家思想都是围绕“道”展开的。“道”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很早, 但最初并不具有哲学意义。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将“道”提升为一个哲学的范畴, 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阐发。

老子认为, “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最高根据。“道”孕育了生命, 是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源头; “道”成就了万物, 是万物孜孜以求的生命理想; “道”确立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道”成为老子生命哲学的逻辑起点、价值追求和理想境界。

收稿日期: 2005-11-07

基金项目: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4A002Z)

作者简介: 付粉鸽(1976-), 女, 陕西兴平人, 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1.1 道是生命之源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存在的生命源头,天下万物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232}天地万物都是“道”的创生物,它们的生成和存在都是“道”的无限创生力的表现。“道”体冲虚,持而不盈,周行而不殆,内蕴着无限的生机,源源不断地产生出各种宇宙生命,就像宇宙万物的宗祖一样。“道”的无限生命力赋予宇宙万物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使整个宇宙充满生命。“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为大生,万物资始,地为广生,万物咸亨,合此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3]82}因此,可谓宇宙间“无一物可离道的无穷本体,也无一处会缺道的神奇妙用。这个大道真正是普遍流行的生命,深微奥妙,创新不已”^{[3]352}。“道”之所以具有无限创生力,成为宇宙万物的生命之源与其自身的性质相关。

首先,老子将“道”规定为“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53}。“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223}。这里的“无”有两层意义。

一是指与具体的“有”相对应的“无”,指“道”无形无状。具体之物,有形有象,看得见摸得着,“道”却无形无象,视之而不可见,听之而不可闻,触之而不可得。与现象界的“有”比照,“道”无法用感官和感性认识把握,所以“道”是“无”,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53}。王弼将其注为,可以言说的道,可以用概念指称的名,都是来指事造形的,并非恒常的“道”(即哲学意义上作为生命根据的“道”)。恒常的“道”是不可言说,不可简单命名的。正是从“无”(无法言说,无法命名)的意义上对“道”进行注解的,他把作为生命之源的“道”与其创造的具体之物通过“无”与“有”区别开来。“道”是“无”,但不是没有,而是指“道”的规定性是不确定的,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有”,可以规定任何一个具体之物,每一个有形的现实具体之物都是由这个“无”产生的。

二是指空的空间。老子有“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2]102}车和房子所以对人们有用,因为它们是无”,正是“无”,使车成为车,房子成为房子。“道”就像车和房子一样也是中空的,老子称其为“虚”或“冲”,“道冲而用之,或不盈。”^{[2]75}“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2]78}“道冲”即是“道”的存在,是“虚”、“空”,而不是“实”。“道”在天地之间就像一个大风箱一样,不断鼓劲却永不枯竭。“冲”、“虚”的特性使“道”具有了无限的

创生能力。老子以“玄牝”来比喻“道”之“冲”、“虚”,认为形体虚空的“道”的变化是永不停息的,这就像微妙的母性,生养作用连绵不绝、无穷无尽。

“道”正是由于这两层意义上的“无”,才使它地位特殊,成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具有无限的创生力,成为万物生命的活水、源头。

其次,“道”的以“返”用“反”的运动特点使其具有了无限的创生力。“道”与具体的存在物不同,它是“无”的最高存在,自本自根,具有独立的运动能力。但这种独立运动不是直线式的一往无前,而是以“反”为用的圆圈式的循环往复,“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163}。

多数学者认为,老子的“反”有两种含义:一是作“相反”解,另一作“返回”解。老子作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大师,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观察到不管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事件,其存在和变化往往都是以辩证的形式、反面的特性来表现自身的。最完满的东西好像总有欠缺,最充盈的东西好像是空虚,最灵巧的东西往往给人的感觉很笨拙,而最能辩论的人往往却很少开口。“道”作为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据,其自身的存在和运动方式更是处处表现为“反”,“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纒。”^{[2]233}

“道”用“反”的运动特点,体现在具体事物的变化中,被概括为“物极必反”。现在的哲学将其表述为每一事物都包含着质、量和度3种规定性,事物在其度的范围内发生改变并不影响其质的稳定性,但当事物的发展变化突破度的关节点时,其将逐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关注事物的变化,从事物的对立面来认识和把握自身是最有效、最正确的认识方法。“道”正是以“反”为用,万物虽恃之而生,依之而成,但“道”却一点也没有居功逞能的念头,“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2]261},结果“道”的伟大和地位的至上恰恰被突显出来。这种用“反”特性使“道”永葆“虚”之状态,创生力源源不断而不会枯竭。

那么,当“反”被理解为“返回”时,其与生命存在有何关系?研究老子的学者往往将“返回”概括为返本复初,指“道”创生万物后,万物按自身的运动规律活动,离“道”越来越远;但同时又以“道”为最高追求不断超越自身,向“道”回归。这就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2]124},河上公将其解释为“万物无不枯落,各复返其根而更生也”^{[2]181},即万物返本归根不是简单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倒退,而是“更生”,是为了获得新的生命力量,投入新的运动之中。所以,万物正是向出发点“道”的复归,而具有了生生不息的能量,

整个宇宙充满了生生不已的精神。

1.2 道是生命活动的法则

“道”虽生成万物,养育万物,但并不是与物相离。老子认为“道”与自己的生成物是须臾不离的,“道”周遍地贯注于万物之中,引导着生命的运行,是生命存在的法则,生命必需循“道”而行。“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正。”^{[2] 218}这里的“一”即是“道”,意谓人生若能以“道”为法则,依“道”而行,则无往而不利,无事而不成。在身,则身安;在家,则家全;在国,则国治。只要则“道”而为,便可保身全生,安邦治国。那么,“道”所揭示的生命活动法则具体是什么?

1.2.1 柔弱的处世之道

“道”是“无”,也是“弱”,“弱者道之用”^{[2] 223}。“道”虽成就万物,却不是恃强凌弱,争强好胜,恰恰相反,“道”以弱和柔的姿态出现。老子以水来比喻“道”的柔弱,“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2] 89}“道”就像水一样,柔弱处下,谦卑随顺,不争不强,表面柔弱,结果却反而保全了自身,发展了自身,行于天下无物可匹敌。“道”之“柔弱”落实于人生,就意味着人生应以柔弱处世。特别是在动荡混乱的时代,柔弱不失为一种机智的保身全生之法。

老子以水喻“道”还有另一层意义,水表面看来柔柔弱弱,实际却强大无比,生命最盛,力量最强,它可以穿透最结实的石头。这就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与水之喻一样,老子还用草、赤子来形容“道”的柔弱却生命力强劲的一面。草虽柔弱却禁得起强风;赤子虽骨弱筋柔,不知牝牡之合却能握固腠怒。这就是“见小曰明,守柔曰强”^{[2] 265}。可见,老子的柔弱不是怯懦和软弱,而是为求生机的韬光养晦,因此老子的“柔弱”有双重意义,既指要保全生命就不能恃强凌弱,又指柔弱蕴涵着无限生机,是一种厚积勃发。陈鼓应先生对这一点分析的很精辟:“柔弱的观念意在不可恃刚凌物、强悍暴戾。柔弱并非怯懦,老子所说的‘柔’是含有无比的韧性和持续性的意义。”^{[2] 15}

1.2.2 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之法

老子有言“道法自然”。“道”产生和成就万物,却不居功不邀赏,顺任物性,自然而然。“自然”是“道”之性,也是受“道”而成的物之本性,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类,其本性也应自然而然。这种自然的本性,老子称为“真”、“朴”。人性的“真”、“朴”意味着其行

为的“无为”,所以,拥有“道”之品性的圣人常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无为”的要求,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更多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老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诸侯战争频繁,生命存在没有保障。整个社会好名崇欲争功,生命的真朴自然状态被遮蔽。“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是贤于贵生。”^{[2] 339}基于此种现实,老子提出“无为”主张,希望统治者放弃强为妄为,减少战争,保全百姓生命;同时也希望以“无为”消解人们的日益盛起的贪欲浮华之心,回到最初的真朴生活状态:“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 284}但“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消极等待,而是指不妄为,不强为,去掉人的私己之欲的自然而为,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2] 261},随顺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注解《庄子》的郭象就将“无为”解释为“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要点”^[4],可谓深得老子和庄子“无为”思想之精髓。

1.3 道是生命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老子的视域里,道法自然是人生的法则,又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在取法自然,回归自然,与“道”合一的活动中实现的。与“道”合一是生命追求的理想境界。“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2] 117}。这些善为“道”的人所以不可识,因为他们体得宇宙大道的精髓,纯厚质朴,象未琢之玉;心怀宽广,象深山的幽谷;沉静恬淡,象深湛的大海,虚而不盈,创新不已。

老子将达到理想境界,与“道”合一的人称为圣人。圣人按“道”行事,依“道”而为,挣脱了本性的异化和人为物役的枷锁,返朴归真。他们通过独特的修养功夫,意识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相通相合,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构和互涵互动,将个体生命融于宇宙的大生命,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真正达到了庄子所谓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5]的自由无待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圣人不居功不自大,没有一己之成心,没有偏见,没有亲疏等级的区分,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一视同仁;没有贵贱高低之别,对一切物皆尊其性、任其生、由其成。“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 174}圣人有颗赤子之心既有古朴的平等思想,又有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既简单真实却又精妙深邃,通达高深,能够包容天下万物,体尽自然而自由自在,回到

了生命的最初质朴、真实之境。

2 生命的现实化——德

“道”是生命产生的源泉和根据,但却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2]53}它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这种无形无象的“道”与具体有形有象的现实存在物之间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有一个必须的过渡环节,这个作为中介的环节就是老子所讲的“德”。“德”即“得”,指有形之物对无形之“道”的禀受,是形上之“道”的落实和实现。“德”与“道”在性质上是同一的。王弼在为《老子》三十八章作注时说,“德者,得也。常德而无丧,利而无害,故德为名焉。何以为德?由乎道也。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6]可见,“德”是“道”的实体化和特殊化,天地万物经由“德”而秉有“道”,成为真实可信的存在。

“道”与“德”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道是体,德是用。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珍重“德”的。“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德”使万物发展和繁衍。万物都按“道”活动而据“德”成就自身。万物对“道”和“德”的尊崇,就是顺任自然,按自身的本性自生自长。

“道”与“德”生养万物,却不居功;成就万物,却不妄为主宰,这是最高的德性——“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2]261},是大德与“道”的合一。老子将大德理解为对“道”的完全体认和回归,又称为“常德”,“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2]178}。具有大德的人就像“婴儿”、“赤子”,他们有“道”的纯朴和真诚,又有无限的发展潜力,生命力极其强劲。因为秉承“道”的要求,柔弱处下,无为自然,所以常常遇危险能化险为夷,居逆境能转危为安,可以保身全生,成就自我。

可见,“德”是生命对“道”的承接,落实于人,即“德”是人对“道”的体认和运用。人由于秉有了“道”和“德”才成为主体性的存在,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确立。道家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重人,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老子言“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3]163}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与道、天、地并参。人何以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人有体“道”之德性。人能尊道贵德,顺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因此,“德”确立了人的重要地位。

人在老子思想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老子》上下五千言表面上在谈“道”论自然,实质是在阐

明人之生命的存在法则。从其文本的论述模式,到思维的逻辑展开,无不如此。因此,徐复观精辟地指出,“老学的动机和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因此,道家的宇宙论,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哲学副产物。它不仅要在鱼龙混杂根源的地方来发现人的根源,而且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和自己根源的恶劣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7]所以,简单地将老子甚至道家哲学视为一种自然哲学,认为他们是“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生命和存在,特别是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问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由于“德”的呈现,老子的“道”由自然之道转化为人生之道,“道”不仅成为生命产生的形上根据,更成为生命的活动法则、最高价值和追求目标。

3 老子生命思想的现代意义

老子以“道”为核心,以“德”为中介建构起的生命理论,体现出他对生命的独特感悟和体认,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以自然素朴之人性论为基础,以柔弱不争和清静无为为处世原则,追求个性的自由、生命的纯真和精神的超越,为现代人思考和解决生命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珍爱生命

老子认为生命有内在价值,生命存在是其他一切人生价值形成的基础。在人所追求的一切价值中自然生命价值是第一位的。对自然生命价值的维护是生命活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一般人所注重的功名利欲等物质化的价值,在老子看来是应该加以限制和引导的。因为这些功名利欲往往会对生命造成侵害,过分的追求这些物质化的东西将会残生伤性。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239}与名利、财货、得失相比,生命才是与自己最亲近、最贴己的东西,才是最个体性的东西,名利、财货不过是身体之外的附属物,离自己的生命很远。名利、财货失去了可以重新获取,但生命却是一次性的,失去了将再也无法求得。所以,生命是最真实、最宝贵的。身重于物,珍惜和保护生命是一切人都应有的观念。

基于对生命的珍惜和维护,老子提出“寡欲”的

知足主张。“欲”是人之生的表现、生命存在,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望对维持和发展生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当欲望不加控制,肆意膨胀时往往会损害生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2]106}。所以,为维护生命必须对各种欲望加以限制和引导,即养生莫大于寡欲。寡欲必然会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2]244}人能知足,则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放弃,从而能保持个体生命的独立性,不会迷失自我。

老子认为“身”是引起欲望的根源,要去除欲望对生命的侵害,必须做到“无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2]109}“无身”与珍惜生命表面看来好像是矛盾的,“无身”好像是对自然生命自身价值的否定。恰恰相反,老子主张“无身”正是对生命的维护和珍视。因为由身体引发的欲望常常使人迷失本性,被物所役;过度的欲望引起人的算计之心,权谋狡诈并起,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不安定,最终危及生命。所以,老子以辩证的方法告诉人们,只有不益生、不厚生、不自生、不贵身才能摄生、护生、爱生。圣人即是如此,“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2]87}

现实中却恰恰相反,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工具理性的一统天下,人们的功利意识愈演愈烈。现代社会人们往往执着于虚名浮利,汲汲于感官和物欲的满足,甚或为求贪欲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老子的“寡欲”知足、身重于物、保养生命的思想,“在现代文明中,至少可以起到一种解酒剂、清醒剂的作用,为某些淡泊名利的人提供理论根据,也为某些人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自我保护方法”。^[8]

3.2 以爱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老子珍视生命的内在价值,惜身重生,体现出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这种尊重建立在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胸怀基础上。“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2]318}老子以慈爱为人生存在的第一大法宝,以慈爱之心对待天下万物。这种慈爱没有偏见,没有界限,在人爱人,在物爱物,在天下爱天下。即使在面对战争时也能保有一颗爱心,不轻易言战争,当不得不战时也必需“以丧礼处

之”。也正是这种慈爱之心化干戈为玉帛,使天下和平,百姓安居乐业,生存威胁没有了。圣人作为老子理想人格的典范,处处心怀天下,常常善济救人,不抛弃任何一个人(那怕他是坏人);常常善接救物,不抛弃任何一物。“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2]253}

老子以慈爱之心体尽天下万物带来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慈爱之心审视与人所处的共在之物,人与各种存在(包括人、社会和自然)之间不再是对象性的主客体对立关系,而成为共生共荣的相互依赖、互相需要、互相支持的和谐发展关系。这种休戚与共的和谐发展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极其可贵的。

现代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人与人之间缺少基本的信任和理解,没有关怀和支持,更多是尔虞我诈,算计之心竟出,人们普遍感到隔膜和疏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是到了无以调和的地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各种问题突显。如果人类不采取新的策略积极地改变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人类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家园。所以,许多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缓和这种紧张关系的新思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老子的这种以慈爱之心为基础的和谐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身(或肉与灵)的关系也大有裨益。当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缓解和改善时,理想的和谐生活也就自然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 牟宗三.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2]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方东美. 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4] 郭象. 南华真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5]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7]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8] 葛荣晋. 道家哲学智慧与企业家的潇洒人生[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3): 55-66.